

>>>口述城事

济南皇亭那些往事

□张机

济南市泉城路的东部路北有一座修葺一新的皇亭体育馆,它曾作为“第十一届全运会”的比赛场馆。从前,那里是个向市民免费开放的大体育场。老济南人都熟悉地把它简称为皇亭。皇亭与皇亭小学又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因为当年学校与皇亭体育场连在一起,是进出学校的必经之地,学校恰似是皇亭体育场的后院。

当时皇亭四周都有高高的围墙,设有坐北朝南的两个门。东大门离历山顶街很近,西大门斜对面就是蕃安巷。起初两个门都是对开的大铁门,晚上可以锁门。门外的墙上是一排大玻璃橱窗,里面张贴宣传和反映当时经济建设的照片,常常引得路人驻足观看。院内东侧有几间平房是管理部门办公地,中间是个黄土地面的大足球场。北面有一排平房,房前有一个方形的高石头台,当年大型群众集会,文娱演出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当年皇亭体育场内黄土土地的足球场上。常见少年球迷踢球,南侧的篮球场上矗立着简陋的木质篮球架,篮球爱好者在此大显身手。当时一支由济南市中小学体育教师组成的“1950男篮”(因为成立于1950年得名)活跃在赛场上,屡获佳绩,成为济南体坛的一支篮球劲旅。每有赛事,那里人山人海,我们这些当年的中、小学生席地而坐为自己的老师加油助威,后面的人群自带凳子站在上面观战。毫不夸张地说,皇亭见证了济南体育事业的发展。

经过皇亭的大场地,向北就是皇亭小学。拱形的校门上面有校牌,进校门西侧是传达室,当时校园是四合院的平房,南面一排是学生教室,北面是教师的办公室,校园东墙边有讲台和升国旗的旗杆,(解放初



济南皇亭体育馆

期,周一清早全校师生举行升旗仪式)校园的西北角有一座假山,种植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花草,山上有奇石,还有一个带角带棱的六角亭,风景优美。这是我们课余时间读书的好地方。当时学校规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我从1948-1954年在这里就读。那时候学国语,算术,自然课,还有体育和音乐课,课外活动有绘画,手工劳作,学作木制飞机模型,泥塑。还有各种球类代表队训练。学生自愿报名,但实际上每人都得参加,类似现在的“特长”教育。我参加的手工劳作小组,课外活动也可以借阅读连环画看。我记得看过《武训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连环画。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歌咏队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好喜欢”等革命歌曲。

学校每年的春、秋季运动会都要在皇亭举行。所以我们对皇亭体育场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班有几个家住东箭道街(黄亭西侧的一条小胡同)的同学酷爱足球,放学后,先不回家,邀上同学一起踢足球。大家踢累了,就光着膀子,赤着脚踢球。长大后听说,我们班同学真有被选进山东足球队青年队的。老同学中大约有五六名考

>>>饮饌记忆

榆面

□纪慎言

许多人都吃过由各种各样的粮食或轧或磨而成的面,但不一定吃过我说的这种在上世纪60年代还被许多人看做好东西的榆面。

榆面,顾名思义就是由榆树皮轧成的面儿。我没有亲眼看见过榆面的制作过程,但是小时候听大人说过:制作榆面的人先把老榆树最外面龟裂的那些黑色的老皮,用一种专门的刮子刮掉,然后用铲子把里面那层白里透红的嫩皮从树干上剥下来,等把这些树皮晒得焦干以后,再用石头碾子把它轧碎轧细,经过筛罗之后就变成了可吃的榆面儿。我想,人们平常说的年景不好的时候吃草根啃树皮,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无毒无味的榆树皮。

我见过卖榆面的,他们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挑两个柳编的像大花瓶一样的篓子(俗称“巴斗”),里面就装着微泛着砖红色的榆面,一边走一边吆喝:“好榆面喽!称好榆面喽!”听到有卖榆面的在胡同里吆喝,在家管做饭的母亲和婶子大娘们就一个个走出来和卖榆面的人问价打价,最后每个人最多能够买个斤

八半斤的榆面,然后端回去准备给一家人做顿像样的饭食。

榆面最大的特性是有黏性,在那个粮食短缺、好粮食(白面粉)更缺的艰苦年代里可是大有用场的。在那个“鸡屁股当银行,地瓜面子当细粮”的年代,没有小麦面粉,甚至连地瓜面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人想改善生活,吃用高粱面或玉米面做皮,用胡萝卜白菜做馅包的包子或者饺子,那就得把榆面掺在高粱面或玉米面里,让高粱面或玉米面有了黏性有了劲头儿之后,才能把那些叫做馅的菜包住,以避免四分五裂。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把那些榆面们看得也是非常珍贵,平时舍不得吃,有时候还放得招了蛀虫。我想,这榆面可能该算是中国老百姓感受最早也是最绿色的“食品添加剂”了吧!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麦面粉成了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主要食粮。榆面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这种曾经帮助穷苦人们度过饥荒的特殊食品也就成了人们特殊的记忆。

峰城菜煎饼

图文/袁帅



峰城居民在自己家做菜煎饼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走到鲁南峄县的时候,知县敬献上了冒着热气的菜煎饼。乾隆一品尝高兴坏了,让知县再给他准备二百斤,好够吃一个月的。准备二百斤菜煎饼不难,但一个月下来能不长毛发霉吗?乾隆的随行人员都有些担心。峄县知县却不慌不忙,第二天就给送来了,不过换成了硬纸壳子一样的干煎饼。乾隆一看眉头紧皱,正要发火的时候,一股从来没有闻过的香气扑面而来。他尝了一片干煎饼以后,立刻转怒为喜,不禁连声叫好。峄县知县说:“这是花椒干菜煎饼,峄县干菜煎饼里的一种。”

原来,很久以前峄县就有鲜、干两种菜煎饼。采摘一点嫩花椒叶,或者把柿子、草莓、山楂、西红柿、苦瓜、花生、芝麻等分别加工成浆、汁、末,选择油、盐、蜂蜜、葱、姜、蒜、辣椒丝进行搭配,倒进粮食糊子里搅拌均匀,在铁鏊子上烙成煎饼。等煎饼凉透以后,再放到热鏊子上揭去水分,叠成长方形或者正方形,就是各种不同口味的干菜煎饼了。干菜煎饼不仅好吃,还耐存放,只要注意防潮,保质期能够达到两三个月。如果用苹果、大枣、石榴木烧铁鏊子,烙出来的煎饼不仅吃的时候香甜,吃完以后嘴里还

会留有大半天的清香。

更好吃的是鲜菜煎饼。来到今日的峰城,就会闻到和水饺有些相似的香味,街边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卖鲜菜煎饼的店铺和摊子。鲜菜煎饼和水饺一样,都把面食和菜肴合成了一体。和水饺不一样的是,鲜菜煎饼的用料非常广泛,花的工夫也多,所以味道大大地好于水饺。

烙煎饼用的粮食可以是小麦,也可以是高粱、地瓜干,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玉米、大豆等。鲜菜煎饼用的菜也是多种多样,的韭菜、白菜、芹菜、鲜辣椒等容易熟的切碎直接用,不易熟的则要先加工到六七成熟。煎饼和菜都准备好了以后,先把一张煎饼铺在抹了油的热鏊子上,把菜摊在煎饼上。这时候可以根据口味加调料,或者磕开一两个鸡蛋倒进菜里面,滴一点香油。等到热气上来,在菜的上面盖上一张煎饼,稍等片刻叠成半炸宽就可以食用了。

峰城的鲜菜煎饼店铺和摊子都是准备好粮食糊子、蔬菜和调料,根据食客对酸甜苦辣和咸淡的不同要求当场加工而成的,吃起来既可口又放心,所以生意都很红火。如果谁想像乾隆皇帝那样,吃完了鲜的再带干的,店家和摊主是腾不出手来的,只能提前预订。

记忆

可以
给本
版投
稿。假
如您
是生
活在
老城
、老
街里
的「百
事通」
,也欢
迎您
到「口
述城
事」
里来
跟
我
们
唠
嗑。
民
间
习
俗
、方
言
土
语
、生
活
风
情
以
及
咱
山
东
的
民
间
特
色
吃
食
、无
论
您
对
哪
方
面
有
研
究
或
感
兴
趣
、都

●电子邮箱: wanghui3050@126.com

记忆中的市语

□徐连泉 王玉杰

市语,又称市声、叫卖声,是小商小贩为使顾客了解自己经营的商品而喊出的叫卖声。好的市语极具宣传性和诱惑性,有的甚至还说唱结合,有一定的艺术性和欣赏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买卖已不需要叫卖声,有些叫卖声也已经渐渐失传。

最简单的市语只有一句话,如:卖西瓜的吆喝“卖西瓜喽!”卖鸡蛋的吆喝“卖鸡蛋喽!”这样的叫卖声简单明了,至今城乡仍随处可见。

记忆中,最动听的市语当数卖五香面的。他们在集市或庙会的热闹处,用木板支上摊子,放一盘手摇石磨,周边摆上各种香料,现磨现卖。一般两人,一人称重仓包收钱,另一人边磨边唱:“包饺

子,调馅子,离不开五香药面子;有白芷,有丁香,杏仁豆蔻广木香。天然名贵五香料,荤菜素菜离不了;腌制酱菜出味道,炖肉炖肉气味好。有花椒,有大料,桂皮草果小茴香;烹的烹,炒的炒,五香药面好味道。闻着香,吃着妙,调味佳品不能少;花钱不多买味道,男女老少都说好!”这样的唱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现在都很难听到了。

介绍商品有奇效的是卖老鼠药的。他们在集市街旁的地上摆上十几条死老鼠和鼠药样品,有的再在地上用白粉笔写明家乡地址,然后往那里一站,就开始边卖边唱:“老鼠药,药老鼠,留着老鼠没好处;今天买了老鼠药,回家睡个安稳觉。这些老鼠真可恨,专门咬你的粮食囤;咬箱子,咬柜子,进去咬你的花被子。老鼠药,真是强,老鼠吃了见阎王;闻着香,吃着甜,吃进肚里做了难;闻着甜,吃着香,吃进肚里遭了殃;花钱不多,一治一窝。买的买,捎的捎,三毛钱一大包;一块钱用不了,拿着七毛往外找哈,哎嗨哟!”这样的商贩,现在集市上仍偶有所见。

把商品介绍详细的是卖针的。过去,南方商贩经常到北方来卖针,多是一个人背着包下乡串村,在人多的地方驻足交易。卖针人一手拿着约一尺长

的木板,一手拿针,手腕一甩,一二十个针齐刷刷地钉在木板上,然后再麻利地把针拔出包起来,边演示边唱:“头号针,真不赖,过日子,离不开;缝口袋,连麻袋,十年八年用不坏。二号针,用处多,做棉袄,引被窝;当家人指着当家货,不当家的讲吃喝。三号针,福裆衣,纳帮子,袜底子;上领子,钉扣鼻,哪个离不开三号针。特号针,更不孬,家家户户离不了;钉靠盘,穿辣椒,拴个大牛跑不了。买的买,捎的捎,三毛钱一大包……”这样的商贩现在早没有了。

最忽悠人的是卖野药的。旧社会,农村缺医少药,卖野药的就背着包串村走巷,在群众扎堆的地方摆地摊吆喝叫卖,招揽群众围观。有人问:“卖什么的?”答曰:“人民健康素。”问:“治什么病?”答:“腿疼、腰疼、胳膊疼,烧心、恶心、打嗝儿,流酸水都能治。他们的药贴在脊梁上流到腿上,那算流穿,咱的膏药像鹰爪子一般。哎!哎!老兄(或弟)你算来着了,花钱不多,买着几贴,包治百病……”你想,世上哪能够包治百病的药啊?尽管现在的医疗条件已今非昔比,但类似卖野药的仍可看见,他们甚至还雇几个托儿在那里帮腔造势,销售对象主要是一些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可要当心!

